

模仿者

〔俄〕谢尔盖·叶辛 著
刘宪平 译

Имитатор

人民文学出版社



模仿者



Имитатор

〔俄〕谢尔盖·叶辛 著 刘宪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6 - 3015

Сергей Есин

Имитатор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仿者/(俄罗斯)叶辛著;刘宪平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2-005873-0

I. 模… II. ①叶…②刘…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8836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张文芳

模 仿 者

Mo Fang Zhe

[俄]谢尔盖·叶辛 著

刘宪平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5873-0

定价 9.00 元

谢尔盖·叶辛（1935—），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高尔基文学院院长。主要代表作有：《模仿者》（1985）、《角斗士》（1987）、《间谍》（1989）等。现居莫斯科。

责任编辑：温哲仙

前 言

当代俄罗斯知名作家叶辛(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一九三五年生于莫斯科,一九五五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当过演员,从事过广播电视和刊物编辑工作,一九八七年起在高校讲授文学创作技巧课程,后任教授,一九九二年就任高尔基文学院院长公职。这个学院的特殊性不在于有多少毕业生成了作家,而因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立文学高等学府。作家的七十岁华诞不久前刚刚度过,而依照俄罗斯的法规,迈过这个年龄槛以后就不宜再任较高级别的职务,所以学院的领导人可能会有变化。

叶辛的父亲曾是前苏联的一名地方的军事检察官,在斯大林时代受到迫害。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被问起是否对苏维埃政权有怨言时,叶辛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给了一个颇能引人思索的回答。他很坦诚地说:“没有怨言。从小我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上中学时努力读书,在大学里是模范生。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才六岁,家里刚给我做了一条大人穿的长裤,我正穿上在院子里炫耀,这时收音机广播了战争开始的消息。当时刚好要吃午饭,我的婶娘正往屋子里端来热热的一锅汤。听到这个消息,她惊得一下子把锅掉到地上。这一年我们撤退到母亲的老家。冬天很冷,没柴烧,母亲不得不锯了外祖父园子里的苹果树。回了莫斯科以后,有一次妈妈说:

‘你脚上没有穿的，去找找校长，求他给你发一张鞋票。’我心里明白，这没什么不体面的，当时整个国家都非常艰难。校长仔细听了我的陈述，一句话也没有多问，从怀里掏出那张珍贵的纸片给了我。加入共青团的那一天，我也是永远忘不了的。当被问到‘你父亲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坦诚地回答说‘在监狱里’，接着号啕大哭。这时校长站起身说，‘没什么，儿子不能担父亲的责’。引用的斯大林的这句话，堵住了当时想讥讽嘲弄我的那些人的口……过去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抛弃的。”笔者引述作家叶辛的这一段答记者问，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人生观念和胸怀。

叶辛是位多产的作家，有力度的作品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九年问世的已达十五部，其中还不乏长篇。

关于写作，叶辛也坦言自幼就梦想成为一个作家，这样就可以以为自己编织出不可能全都亲身亲历地参与和感受的世界。在他眼里，写作就是捕捉瞬时即逝的东西，因为生活里有许多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关注点，如果不实时地把这些固化在纸上，很快就会溶失在无数寻常事件的洪流之中，因此他很早就养成了天天写日记的习惯。

在俄罗斯当代文坛，叶辛以擅长写知识阶层闻名。尤其是从事创作性活动的文化艺术界，占据了她的视野中心。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叶辛的着力点是社会心理分析与披露，透过当代社会的所谓精英人物，他却看到了另一面，那就是花样层出不穷的追名逐利，渴望权力却又甘心依附，标榜清高而又抵不住诱惑，妒贤嫉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权势面前也不妨卑躬屈膝，真才实学让位于弄虚作假，巧取贪得靠的是老谋深算，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社会期望于精英们的是自强、独立、正直、奉献，两者的对比反差就成了社会转型期人文品质追求的一大课题。叶

辛以其敏锐的笔触和犀利的目光把这类形形色色的生活表象放在心理剖析的镜下,透过小说中的人物折射给社会。因此,他的作品一问世就很受人瞩目,他本人也像个冲浪者一样成为出没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本书推出的《模仿者》发表于一九八五年,是叶辛最知名的一部作品,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书中主角是个画家、是个擅长伪装和精于钻营的人物。此人虽然掌握了相当不错的绘画技艺,惟独缺少真正艺术家的才质和风范,但凭借种种投机取巧的手段和人际间钻营游刃的本领,使自己成为画界的大师级领军人物。比如说,主人公自恃有超一流的创作人物肖像的本领,但在他画室里却秘设一间暗房,借着偷拍肖像主人的大量照片进行描摹。

如果主人公的作伪行径只限于绘画,仅此也成就不了他的大师事业。小说引人入胜之处不仅在于作者清晰刻画出作伪者的全部嘴脸,更精彩的是底朝天地掀开了他那深藏于心的阴暗的人生理念。读者从书中会看到,此公不仅模仿别人的创造性行为,而且模仿情感,模仿人间之爱,甚至包括对自己的母亲、妻子。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彻头彻尾的欺骗性,主人公自己不仅完全清楚,而且处之坦然,甚至想以此来示范于子女。遗憾的是,这类的所谓成功人士,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因此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十分引人的情节故事,但社会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俄罗斯的国界。

有趣的是,小说出版之时正值俄罗斯当代大画家格拉祖诺夫在莫斯科举办画展,大批参观的人在展馆门前排起长龙。于是风言风语骤起,说是这位画家就是小说的原型人物,一时之间使叶辛落入了社会情态的心脏地带,因为人们已经对现实生活中的谎言万分厌恶。值得注意的是,叶辛在这部作品中充分运

用了他写作特殊文体的独白式叙述。有人说这是受了他习惯于写日记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样以第一人称倾心自曝的方式来讲故事,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社会上有的人硬要对号入座而带来的麻烦。

时至今日,谢尔盖·叶辛的这部作品仍然是与时代同步的,因为在小说人物谢米拉耶夫的位置上,又不断出现新的模仿者。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公众心中自然会有答案。

张秉衡

二〇〇六年八月于北京

一名虚伪者的手记

——献给妻子瓦连金娜

在我出生前五百年，敌人便下手报复我了。

他们藏匿于挂历封面和茶室四壁，隐身于流言蜚语和艺术馆的展品储备室。

他们控制了所有的出版社和编辑部、展馆展场和公共机构。要命的是，同事邻里亲朋好友的意识也被他们控制住，没有一丝缝隙容我拼搏奋斗在事业中站稳脚跟，没有一点机会指望得到名副其实的、而非转瞬即逝的永恒荣耀。

他们攫取了一切……“毕加索^①风格”、“鲁本斯^②的女人”、“波列诺夫^③风景”、“库斯托基耶夫^④式人物”、“格拉祖诺夫^⑤式的面孔”，以及康定斯基^⑥、玛列维奇^⑦、列宾^⑧、谢洛

①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籍法国画家。

②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③ 波列诺夫(1844—1927)，俄国巡回派画家。

④ 库斯托基耶夫(1878—1927)，是最早表现苏维埃题材的画家之一。

⑤ 格拉祖诺夫(1930—)，苏联时期美术家。

⑥ 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艺术奠基人之一。

⑦ 玛列维奇(1878—1935)，苏联时期画家，“至上主义”抽象艺术创始人。

⑧ 列宾(1878—1935)，俄国巡回派画家。

夫^①、普桑^②、华托^③、鲁勃廖夫^④、费奥凡·格列克^⑤、斯尼德斯^⑥、提香^⑦……

我嘛，我就是谢米拉耶夫。

难道我不够大名鼎鼎吗？难道驻莫斯科的外国使馆、芝加哥的豪宅，或者巴黎的收藏家手中就没有我的几幅肖像画或者风景画吗？那还用说嘛！这是与同行们闲聊时，自己不经意间透露的。顺便告诉你们，假如某天再谈起来，我就要说，我的作品称得上是个完整的流派，毫不夸张。“没错，有几个阔佬儿从我的巴黎画展买走过几幅。”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叙述。“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瑞典人邀请我去一周。由于保管不善，我的一幅肖像画出现剥离。我忘记是哪一幅了，只记得二十年前在莫斯科给一位瑞典女外交官画过肖像。眼下呢，瑞典国家美术馆从主人手中购得这幅画，邀请作者去修复。我也觉得该修复了。可哪儿有时间啊。剧场里的壁画必须收尾。没准儿，下个演季还能揽到什么肥活儿呢。”

哎，时间啊，时间。我们这里的许多美术馆、展品储备室和展厅，都收藏着我的肖像画和风景画，甚至草稿和习作。我也是无奈啊！就有这样的观众和艺术家，他们面对我的作品热泪盈眶，倾吐肺腑之言！我真该相信留言簿里的那些笔迹，相信那些有时在学术研讨会上才能听到的热情话语和看到的炽热目光！

① 谢洛夫(1865—1911)，俄国巡回派画家。

② 普桑(1594—1655)，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

③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善于描绘日常生活和戏剧演出场面。

④ 鲁勃廖夫(约1360/70—约1430)，俄国圣像画大师。

⑤ 费奥凡·格列克(约1340—1405)，圣像画大师，生于拜占庭，长期在俄国工作。

⑥ 斯尼德斯(1579—1657)，佛兰德斯画家，曾与鲁本斯合作。

⑦ 提香(约1476/77或1489/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威尼斯画派首要人物。

可是,我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它值多少。我恨,我恨所有拿过铅笔和画笔的人,恨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也恨自己,恨自己无尽的谎言、无穷的畏惧,恨自己的幻想:要是万一呢!

不存在这个万一。我知道即便各种幻想沉淀下来,也不存在这个万一。犹如清点造册的废弃物品,一切都已死亡。即使一百年、两百年甚至三百年过后,也不会有哪位艺术学家吹去蒙在我画卷上的尘土,为自己的发现而激动不已,或许,仅仅做出应有的评价:七十年代的虚幻风格。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嫉恨前辈,力不从心地去追求图谋已久的荣誉。那里有怎样的搏斗,又有怎样的希望啊!奔波,毕生的奔波。

我是竞跑好手,自己生命马拉松上耐力持久的选手。我知道自己夺不到冠军,可我还在这愚弄自己,玩弄自己的闷葫芦。哦,生活啊,你要飞驰到哪里去啊?

逝去最快的是岁月。也许我还来得及有所作为。也许我会被安葬在瓦甘科夫公墓^①,某个靠近叶塞宁^②和维索茨基^③的地方。年轻一代的诗人永远会成人之美。瞧啊,在死亡登记册里有你的名字,在百科全书里有你的辞条。大胆干吧,艺术家!大胆干吧,痴迷的幻想家!别声张,千万不要声张!为避免后人产生可能葬送你的疑虑,我们就在首页添上一句吧:“我死后,务必火化!”

① 瓦甘科夫公墓,位于莫斯科的一处大型公墓,许多社会文化名人死后葬于此地。

② 叶塞宁(1895—1925),苏联思想敏锐的抒情诗人。

③ 维索茨基(1938—1980),苏联时期著名诗人、作家、民俗歌手、演员。

第一章

我从不允许自己上班迟到。差三分钟九点时，我已经在办公室了。需要三分钟时间：接通对讲装置、在沙发椅上坐好、把西服外套挂在椅背上——衣着大众化也是一种时尚，而我的风格是不拘小节，就是这么一个朴实的小伙子——再把公文纸稍稍摊放成工作状态下的杂乱无章，仿佛昨天晚上我就没离开。然后朝四周环顾一番。

我喜欢自己的办公室。把原先的那套豪华卧室辟为办公室，可没有在馆里布展那么容易啊。而馆长办公室的位置，仿佛舍此地就别无其他选择。这没什么，我并未因此感到不安：它毕竟是宫殿里最好的一间房。归根结底，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和伯爵一样，也称得上是贵族。

不过，从挂在写字台对面、由列维茨基^①作画的伯爵肖像中，我偶然会捕捉到这位宫殿老主人的恼怒目光。这一般发生在冬季的黄昏时刻。珍珠色光线透过三道弧形落地窗流泻进来。前方，蒙着薄冰的玻璃窗外，大庭院清晰可辨，光滑细腻的大理石雕像被木椽遮盖着，再远一些，池塘与昏暗下来的白柳群连成一片，稍近一点，有市郊电气列车纤细的铁道线。乌鸦在紧靠窗户的雪地上跳来跳去。约莫四点钟时，阳光突然冲破隆冬

^① 列维茨基(1735—1822)，俄国画家，盛装肖像画大师。

的浓雾，照亮雪堆上的波纹，继而朝前越过凉台，射进原来的卧室。此时此刻，我会觉得这位著名冒险家和勋章获得者的谦和笑容开始发生变化。伯爵身着绿色的普列奥布拉仁斯克近卫军团^①制服，温柔娴雅。扑了粉的曲卷假发披散在领口，略显纤秀的下巴似乎抖动起来。他使劲抿住嘴唇，眉头紧锁。我等待着那只戴满钻石戒指的、农夫一样粗壮的手完全张开：知识渊博的伯爵会不会拿着伏尔泰^②的著作呢？“出去！”伯爵以命令的口气喊道。“出去，奴才！”那抚摩过驰名赛马鬃毛和巴黎舞女玉腿的老爷手指，威胁着对我指指门。此刻，我真的梦见自己在农奴主的呵斥和催赶下奔跑，跑过冬季里空荡荡的一间间穿廊房。身后，犹如不可摆脱的严酷惩罚，伯爵的一只皮鞋和伏尔泰语言淫秽的书籍尾随追上来。心脏跳动得异常剧烈！我撒开两腿狂奔，心里知道，低矮过厅里的那道玻璃门就要敞开，身着自制西服上衣、脚蹬毡靴、没戴帽子的那个乡村小伙子——初到莫斯科寻求幸福的我就是这副模样——顷刻就要飞进雪地和雪堆。转眼间，那个卑躬屈膝的、随时执行老爷不公正旨意的、难看的红脸女佣就会扑上来。打呀，打呀……

挂在墙后客厅里的英国壁钟敲打起来，我随之清醒过来。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伯爵的肖像系着麻绳依旧挂在写字台对面。在冬季起风的黄昏时刻，对于他做出这种乖僻举动，我已见怪不怪。我从桌子后起得身来，站到主人肖像前说：

“伯爵大人，以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年纪，应当减少多余的肢体行为，不要动气，处事要平和。伯爵，既然您已经丧失脸面地

① 俄国近卫军中最老的团队，1687年由彼得大帝在莫斯科附近的同名村将“少年军”整编而成，在俄瑞、俄法、俄土战争中战功卓著。1918年被解散。

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启蒙运动哲学家。

将这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盘儿拱手相让,那就需要容忍。过去,这里是您的,从历史的发展看,现在这是我的!您就安安静静地挂在那里吧,亲爱的。不然,我就打发您去展品储备室,那儿可不舒适啊——当年您在那儿存放汽艇,还是住人?——还是待在这里少管闲事吧,别搅乱我并不脆弱的心理。否则,我会叫您领教领教何谓野蛮而不容置疑的历史公正。”

我为自己的办公室选择了相适宜的内容:要让最凶狠的敌人靠得近一点,处于视线之内,使其成为我的生存动力。

同一面墙上,主人的左侧,是伊里亚·耶菲莫维奇·列宾。这位患手臂麻痹症的命运宠儿在我这里自诩杰出的公爵。他生就一张显露生理退化迹象、没有笑容的长长马脸,灰白色的眼睛,目光浑浊,眼眶凹陷,嘴巴流涎。这是个有本事使别人呆住一动不动的老头儿。他善于在挖苦嘲弄模特儿的同时,使自己虚荣心得到满足。他像一幅干净利索的绣制品,瞧那官礼服上的风纪扣环,蓝丝飘带上的波纹绸图案,简直是无可挑剔的杰作!据说,伟大的公爵与本官邸最后几位主人中的一位过从甚密。因而,这幅画才得以在多年前进入本馆展品储备室。其实,后来曾有人建议把它转送给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①,或者俄罗斯博物馆^②。别痴心妄想了!那我们还怎么滥用本馆收藏品的名声呢。它的登记号属于伯爵办公室……休想!还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人琢磨着要把它展出。这个有点冒傻气的手臂麻痹的老家伙恐怕承受不住身后的荣耀吧!已经太多了!还是挂在我这里吧,房间适合,墙壁比较背光。同它比肩,馆长更具代表性,画才更显其价值。知道不,艺术属于人民,而我是人民的宝贝儿,人

① 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位于莫斯科的世界闻名的绘画博物馆。

② 俄罗斯博物馆,位于彼得堡的著名综合性艺术博物馆。

民的亲骨肉，人民的敏锐才子。

室内其他的绘画作品都是不足称道的，当然，全是十八世纪的作品，来自庄园的大小肖像画。有身着筒式连衣裙、头戴风帽的太太，有身着军官制服、斜挎勋章带的男人。紧靠天花板挂着一幅色泽有点儿灰暗的油画《缪斯^①为艺术家佩戴桂冠》。柏树，月亮，年轻的艺术家的缪斯手持象征荣誉的桂树枝环，扭捏的神情，色迷迷的目光。据说，缪斯看上了年轻的艺术家的，就要给他戴桂冠。而我在欣赏这幅画儿时，总是在琢磨，这位幸运儿真是福分不浅啊，女民主主义者也很好，不过，究竟是谁为年轻秀才做了成人之美的事呢？是谁在这位热爱美好事物、处事公平的女性的玫瑰色耳边悄悄披露了献身艺术的这位默默无闻者的存在？莫非是缪斯自己得知的？好了，闲扯到此为止！艺术家恐怕要用野生蜂蜜为女艺术伯乐充饥了，或者农奴主爸爸在仪式举办前给她送来一只屠宰干净的公牛。艺术家的荣誉掌握在他手中。挂在墙上的这幅包金古董画，便是对我的垂训，好像时刻在预示艺术的潜在动力。艺术家，请你记住！

写字台是我办公室里的骄傲。经过修复搬回来以后的最初那些日子里，我始终被一种神秘的恐惧感笼罩。桌子是不认人的，人控制它，支使它。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有人不敲门就进来，因为这桌子迫使我摆出一个架势，后背笔直地靠着，呈现一种高傲的姿态。我把桌子当作执拗的烈马或者野马驹来驯服。起初我什么都害怕：蓝呢绒蒙面的超大桌面，从三个方向包住呢绒的黄铜浇注边饰，中间惟一的一个推拉大抽屉。我真不知道怎么坐才合适，因为它令我落入无遮无掩的境地：桌子既没有侧防护柜，也没有正面挡板，只有上边台球桌般大的桌面和上了漆

① 古希腊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

的四条桌腿，主人的躯干和双腿在来访者面前暴露无遗。应当穿起驼鹿皮裤子到这张别具匠心的桌子跟前就座！这是我后来悟到的。难道我什么时候临阵逃脱过吗？难道我是个意志力丧失殆尽的人吗？

退路是没有的。我和桌子开始相互适应。我明白自己变得崇高起来，这正是自己一辈子欠缺的。我仿佛成熟了，仿佛不再计较同行、同事和艺术家们曾经蔑视过我，仿佛迈过去一个门槛，因担心被戳穿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已经离我远去。可能是天时有利于我，辩证法关于数量向质量转变的规律毕竟是公平的，我完成了数以百计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嫉妒心十足的同行抨击它们，可媒体却赞誉它们，甚至编辑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专题学术论著。它们又使得我的名字在无线电广播节目中高频率出现，使名字变得独立自主，似乎令它陌生和疏远于主人。而我却不得不竭力追赶自己的名字，依照它的吩咐去生活，去行事，去进步。

不过，我为桌子保密，为桌子守口如瓶。困难时刻，桌子也给予我动力。其实呢，这个秘密难道可以公开吗？难道可以告诉别人，传说，某个沙皇，或者某个俄罗斯帝王，下榻这座伯爵官邸，曾经就坐在这张桌前，也许签署过解放农奴的宣言，也许宣读这个宣言的草案，或者签署过其他什么文件？但确实在这里坐过，宣读过，签署过！不言而喻，此处不是对君主制国家圣诞树般浮华的崇敬，而是给予一个人力量的那种命运的巧合：这张桌子上毕竟解决过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现实问题，因而，也许，甚至是我，命运也会不顾一切，赐予我使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的机会，收藏我的画作，或者以其他什么歪着把我的名字载入历史。所以，当我遇到困难时，当事情逼得人走投无路时，当我的家庭发生危机时，我就用双手按住蓝色呢绒桌面，对伯爵主人

做出眼色。别急，别急，谢米拉耶夫。你已经得到的难道还少吗？

……差一分钟九点了。我像乘坐火车离站的人，紧紧盯住壁钟的时针和分针。现在，它们将最后地挪动一下，时针会定格在数字“9”，分针则定格在数字“12”。我精神上的一个庄严时刻就要来临。一分钟的庄严时刻，对我已足矣。我按下选择开关上的一个按钮。这幢宫殿式建筑里的某个纵深地方会响起蜂鸣器的呼叫信号。然后，同往日一样，传来主任保管员尤里娅·鲍里索夫娜的声音：

“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请讲。”

“早上好，尤里娅·鲍里索夫娜。”

一项任务已经完成：馆长未眠，馆长在岗位上，馆长不知疲倦。气候的变化，隆冬时节沉睡中难于苏醒的黎明，自我感觉，家庭状况，对他而言，这些统统不存在。馆长就在办公室里呢，根据他早上发出的呼叫信号完全可以校对时间。美术馆里就存在这种传奇事情。是我在支撑这个传奇故事的存在，珍惜爱护它，培育发展它。有时，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当职工们成群结队穿过冬日的庭院去赶乘公交车、或者十分钟就可以把他们送到车站附近的地铁列车旁的晚班电气列车，他们经常留意到一层的三面弧形落地窗依然灯火通明。我独自留在馆内，从不把厚实的窗帘拉上。下班回家的职工们一眼就看见，馆长仍在伏案阅批文件。

可这就是我的一天啊。的确，白天，确切地说是上午，同馆员、布展部主任、总务员商量事情时，有时我仿佛在盘算中无意识说漏嘴：“十一点半钟我必须到达文化部，然后再去采购委员会，四点钟要同一位来访的收藏家见面，这主儿有意向馆里推荐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五点半钟就回来啦！——嗨，今天安排得真